

写作心路

卫建林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写作心路

卫建林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作心路 / 卫建林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219-06385-9

I. 写… II. 卫…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诗歌—文学创作—经验—
中国—当代④散文—文学创作—经验—中国—当代
IV.I217.2 I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6825 号

责任编辑 / 李带舅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530028

网址：<http://www.gxpph.cn>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开本 1/32 字数 138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南宁市源流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219-06385-9 / I · 1153

定价：15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的话

老者教诲，会读书的人，先浏览序跋和目录。目录帮助了解全书的轮廓。序跋有作者自己和书之产生的社会环境的影子。

这里主要收入我自己的书的序跋。别人著作，只留几篇我为青年研究者所写的序。和他们一道研究学问，总要劝他们写点什么。他们的博士论文扩展，作为处女作出版，我写几页纸，表示的是祝愿和庆贺。

序跋及其他，“其他”，即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提的几个提案。那一如大厦边上的草屑，不足为训，然而我是认真的。我不愿忘记曾经为国是献策的经历。于是收入，使相熟的朋友知道，我不曾白白地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的庄严的椅子上打瞌睡。

渐渐悟到，如今出版的书，在作者，每每要么为升官或升职称，要么为提高知名度，要么为发财。我都不够格。出书难，也不难。知识含量、学术水平姑且不论，重要的一是名声，二是花钱，三是关系。我大抵合乎第三条。因为曾经和广西出版界的邓纯东同志一道工作，他又知道我这个人喜欢写东西，于是促成本书的出版。至于有多少读者，如何评价，那就听天由命了。

2008年8月

目 录

作者的话	(1)
《明代宦官政治》	
题记	(1)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自序	(4)
后记	(6)
《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	
绪论	(9)
后记	(40)
《明代宦官政治（增订本）》	
增订后记	(44)
《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	
引言	(47)
后记：不能忘记叶利钦	(53)
《科技属于人民——全球化与科技》	
自序	(61)
后记	(71)
《历史是谁的朋友——全球化：定义、方法论和走向》	
题记	(73)
《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一个调查报告》	
前言	(91)
《全球化与共产党》	
简体字本后记	(96)
附：繁体字本王小强序	(98)
简体字本宋平序	(101)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别名考》	
导语	(102)
跋	(104)
《卫建林自选集》	
前言	(107)
《全球化与第三世界》	
导语	(117)
致谢	(118)
课题总结报告	(120)
项目最终成果简介	(127)
《马克思恩格斯全球化思想研究》	
序言	(133)
《环境问题与第三世界》	
序言	(136)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替代”问题研究》	
序言	(138)
 政协提案	
提案 1：关于在“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中加入 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论述的提案	(141)
提案 2：关于加强研究经济工作思路的调整问题的提案	(143)
提案 3：关于研究发展城乡合作经济问题的提案	(147)
提案 4：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原理教育的建议	(149)
提案 5：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 的建议	(152)
提案 6：建议在青少年中开展收集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 建设史资料活动	(155)
提案 7：关于能源结构问题建议	(157)



《明代宦官政治》^① 题 记

阉人既非中国首创，亦非中国国粹。

读过一本美国记者写的《非洲内幕》，介绍非洲某些黑人部落的一种古老习俗：割去另外男子的生殖器赠给心爱的女子，把这作为最热烈和忠贞不渝的爱情的信物。日本学者寺尾善雄在《宦官物语》中，说到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的阉人。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描写了发生在中世纪波斯富商家庭的一系列“后房故事”。富商一般妻妾成群。她们被禁锢在所谓后房，与世隔绝，同婢女和买来的阉奴——主要是黑人，共同组成一个只能在想象中体味爱情的狭小天地。婢女是候补妻妾。阉奴则兼仆人、特务、教师于一身，对妻妾们负有伺奉、监视、开导的职责。但是无论商人外出或者并未外出，妻妾中间尽管有人心如枯井，多数却实在不能忍受这种牢狱般的生活。于是屡屡发生种种风流旖旎而又凄婉悲哀的爱情故事。情人之间备受压抑的感情交流，曲折坎坷的爱的追求，越过重门高墙传书递简，漫长痛苦的思念和匆忙惶乱的幽会，暗中监视的眼睛、告密和黑奴自己的春情躁动，无望的出奔计划和义无反顾的殉情，谱写着对于专制压迫的控诉，显示出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渴望。就是今天的印度，也还有数量达百万之巨的阉人，并且设有全国性的组织和地方分支机

构。《上海译报》1994年6月9日刊有《印度阉人乞丐命运悲惨》，其中写道：

在印度的不少城市里，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一种不同寻常的乞丐。这些人衣衫褴褛，干瘪瘦小，乞讨的方式很特别，还会令人难以接受。这些乞丐，实际上都是阉人。当地人把他们叫做“西拉士”。“西拉士”在城市的贫民区里有专门的聚居处。他们拥挤不堪地群居在简陋矮小的棚屋里。几乎所有的“西拉士”，都是在童年时离开自己的家庭的。在印度，有一些秘密的黑社会组织，他们或者是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引诱拐骗，或者是从饥饿所迫的父母手中廉价购买小男孩。然后，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城里，残酷地摘除他们的睾丸，有的甚至被革除阴茎，甚至不使用麻醉药。许多孩子死于疼痛休克和大出血、败血病等并发症。被阉割的孩子沦为乞丐，为其主人充当几十年的挣钱工具。“西拉士”酗酒和吸毒很普遍，不过都是饮低档劣质酒和吸食价钱低廉的印度大麻。他们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健康保障，冻死、饿死、病死以及自杀事件时有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更残忍的行为，在贫困的农村经常发生。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资料：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个民族都有阉人，至少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有过阉人。作为一种有着长期历史和相当普遍性的社会现象，阉人主要存在于东方或具有若干东方社会特征的国家。

但是阉人之获得双重身份，即一方面最高封建统治者个人及其家族的奴隶，一方面具有政府官员式的国家职务并成为一支有自己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国家统治机构的一个特殊部分；这种双重身份及其专门机构之作为国家制度确定下来，日渐严密和完备，延长数千年之久；宦官及其组织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部分干预国政而去统领国家政治、人事、军事、财政、外交事务的主要权力，利用最高

统治者或者凌驾其上，在全社会范围强制推行自己的政策，因此以其特有的病态的价值观，向政权机构乃至全社会辐射和渗透，不仅出现宦官政治，而且形成宦官政治，而且导致官场、知识分子群以至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某种程度的宦官化，而且这种历史的腐臭更久长地绵延和传播。——凡此种种，唯独属于中华民族，特别地说，属于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像蒙族、满族这样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在入主中原之后，其上层才把汉族文化连同宦官制度，一道接受下来。

这是我们这个有着古老文明和优秀传统的伟大民族的不幸，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最肮脏的、顽固的存在物。今天的中国人无须对它负责，然而它又足以令每一个对自己民族的辉煌过去怀有敬意的后代子孙羞于启齿却又无可奈何。

对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由此引出不同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不仅在认识古代社会而且在认识现代社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研究方法：是空悬某个判断然后填充若干实例作为论据，甚至只是对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离开历史进程的空泛比较呢，还是植根于历史进程本身，寻找那种为某种社会形态、为民族历史所独有的又是牢固地存在的现象，然后剖析这些现象所以产生的原因，把握它的来龙去脉，揭示与它内在地联结着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心理，进行更深刻的探索。

每一个细胞都以自己的方式包含着母体，一切特性都只能立足于这种独有的细胞。阉人、宦官和宦官现象，尽管让人感到厌恶，但是它属于几千年来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没有人想去复制它，也没有人能够把它从历史挖掉。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不妨有一种宦官学。为什么不可以设想，这也是解开中国历史之谜的路径之一，甚至是构建被称为东方学的一门大学科的大厦的一块基石呢？

注释：①《明代宦官政治》，署名卫建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①

自序

前些年的文字，关于文艺问题的，大都收入《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和《生活教导着作家》。因为工作和个人兴趣的缘故，有时不自量，闯进别的领域，昨天论经济，今天讲哲学，早晨说历史，晚间扯一通国际问题。杂七杂八，东拼西凑，又有几十万字。

然而又经常自己不安：倘若读者真来翻阅，该不会感觉上当吧？

忠厚老实的读者和研究者，遇到两种文章，难免吃苦头。一种，是古里古怪，用抄来或者生造的字、词，不知所云地连缀起来，认真的读者以为有深意，用心研究，结果是云里雾中莫名其妙，自恨浅薄。再多事，去请教作者，不过报以一笑，那鄙夷之态，愈见其深不可测。另一种，是作者本不当真，寻开心，写过也就忘记，于是同一问题，今年说法与去年大异，同一文章也互有龃龉。用心研究者，只能怪自己智商低下。鲁迅先生有《“寻开心”》，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因为也算弄文字养家糊口，总担心落入这里的一种里。

有一件事情，使我不敢懈怠，也给我很大的鼓励。那就是《人民万岁》的遭遇。那是活该打入“遵命文学”的另册，为新潮家所鄙夷的。手抄稿送到印厂，排字的师傅说：这是替老百姓讲话的，

要是再出“四人帮”那样整人的人，让作者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保护他。这话语让我体味着人民母亲的恩情，愿以终生相报而心犹未悔。那位师傅倘若健在，该到古稀之年了罢。对我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而言，他的几句话，是至高无上的奖励。那在我心中的分量，远高于任何的奖项。

面对老百姓，如果新潮家挥笔，大讲其网络思维、辐射思维、辐集思维，或者“耗散结构与美学进程”，那真要劳而无获。他们或者只知道香港蛤蟆镜填不饱肚皮，美国可口可乐长不出庄稼，却并不睬学者翻白眼的深意。忽然时髦着朦胧诗，似乎越朦胧便越不凡。便是小说，也要弄得像古代文言一样从头至尾不见段落和标点，找不到人物和情节。已经有宏文，洋洋洒洒，歪曲毛泽东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论证历史并非人民所创造。他们也还是照旧劳作，默默流汗，明黑白，辨忠奸。他们自有不配入雅人沙龙的喜怒哀乐。然而成千上万人喜怒哀乐中的选择，却最终左右着历史运动的方向和格局。

收入本书的各篇，大约 1/4 曾以报刊社论、评论或者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我因此感激，也暗中疑心报刊编辑的眼力。那原因是，本来知道文章的平庸乏味，哪里有代表某报某刊的资格。为了这“资格”，有时候下笔，就禁不住拘谨，远没有朋友谈心的轻松亲切。我一向视为师长的陈涌同志，曾当面就此提出批评。这记载着我的浅薄的文字，何妨让它留存呢？那意义之一，就在如勾践之尝苦胆，可以使我时时脸红。

感激养育我，教我正直和勤奋的人民。

感激引我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分量的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倘若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候给我的鼓励，倘若没有深厚的理论修养的吸引，倘若没有亲自出题目、亲自修改，我大抵至今不过停留于造句和分段。

感谢给我关心的友人、发表这些文章的报刊和接受它的出版

社。感谢翻一翻的读者。

依内容分为四辑：一般理论问题；对近年来群众新创造的总结；文化问题；不同社会制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各辑中以写作时间排列。发表时略有影响者，目录中排为黑体。提法及有关情况需要说明时，标“*”附于页末。

窗外蝉鸣聒噪，绿树杂花，碧草如茵。远处海涛拍岸，老稚男女，嬉戏其间。历史没有句号，生活也不会是单色的。至于我，则唯愿这小书，被实践尽快地宣布为废纸。

1987年8月于北戴河

后记

待到书稿要付印的时候，又莫名其妙，生出许多感慨。序和书稿仍照当时的样子，不过有些事情似乎还需要再交代几句，于是有了这书尾的两页。

书稿编完，是在1987年8月。那时想说和可以说的话，已经写入自序。文章中该向读者解释的地方，也分别标以“*”在页末写下。这自然是当时的认识。

当时终于没有付印。出版社同志是热心的，劝我不必担心他们会赔钱。写不出花前月下的艳史，讲不出涂脂抹粉的秘方，偏又存着不以古怪离奇自欺欺人的积习，终归要赔钱。还有铮铮铁骨的出版家，以为倘要毒化社会，赚钱也不印，宁愿印点至少无害读者的书。

然而书稿送出，我却惶惶而且歉疚。

我所供职和领工资养家糊口的机构，因为没有明言的原因，忽然下令关门，友人七零八落，如鸟兽散。曾经在战火中为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曾经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作

出贡献的我的师长和同辈，正在被边缘化，遭受着冷落、诬蔑和谣言的凌辱，直到被剥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是一批忠诚于党、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我和其中的多数同志相处，已经 20 多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这种忠诚，他们失去工作机会，五七干校种地，糊里糊涂当“走资派”或者“反革命”。现在呢？也因为这种忠诚，从另一个方面遭受磨难。

靠妻子的工资，我和孩子们尚不至于饥寒。但是我所敬重的同志们在受难，何必再牵累编者和出版家，一同闹到衣食无着呢？于是请退回书稿，塞进废纸堆里。《自序》不幸而言中：“至于我，则唯愿这小书，被实践尽快地宣布为废纸。”只是这成为废纸的日子，反倒比先前的预料长些了。

从那时到 1989 年春夏之交，便专注于历史。好在中国历史几千年，回头去看，天宽地阔，而且有了一本研究明史的专著和收入本书的《阉人政治和阉人政治家》。后来有了一个吃饭的地方，是研究党史的，也算留下一点痕迹。待到自“精英”的高论中嗅出火药味，写了《历史·文化·人民——五四文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提纲》，发生在天安门的混乱，已经箭在弦上：

文化并非仅由文化人所创造，也不是所谓知识精英的私有物。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文化的现代化都必然是文化创造者队伍的扩大和人民普遍地成为文化主人的过程。同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社会行为脱节的文化，凌驾于人民之上、自命为知识精英、等待人民的膜拜而其实不为人民承认的文化人，怎样地被时代的浪涛抛到一边，五四以后我们已经看得太多太多。

我们已经看得太多，却又要再看一次。这里的不幸而言中，不曾带给我丝毫的快意；眼见着祖国奶汁养大、不乏才华的青年，日渐被引上邪路，是怎样地令人悲哀啊。其后几篇一并收入，另编为

第五辑。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是历史的代数学。藐视辩证法而受到惩罚的事情，实在已经不少。人生几番风雨，每次经过，都多少长些见识。这算是确定目前这个书名的一个缘由吧。

第四辑中，有两篇系1986年访问民主德国后写成。有友善者建议删去。我想，民主德国已经被从地图上抹去，那里社会主义的根却终究会生出新芽。我愿以这两篇小文，寄托对当时结识的民主德国共产主义同志的怀念。相处稍多的是两位同志：社会主义经济学院院长和学院的一个研究室主任。他们都是有深厚知识底蕴和理论根基的学者。我们的会谈，总是成为对共同感兴趣的经济问题和国际形势的热切讨论。东欧社会主义大厦倾倒，按照多国清算共产党人的严酷法律，他们如果不被投入监牢，最好的待遇恐怕就是失业，即进入西方报刊所说民主德国“无产阶级失业知识大军”的行列。不知道他们可还在世，怎样地生活。我只想说，同志们，历史没有句号！

十多年过去了。收入本书的各篇，多少记载着我的生命历程的印迹。如今两鬓斑白，我经常思考，我做了些什么呢？然而我以同自己的共和国共同着命运而自慰。

《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的后记，曾引用列宁的一句名言自勉。不妨照旧引来：

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1991年3月

注释：①《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署名卫建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①

绪 论

东西南北这几个本来用于表述方位的普通中国字，几乎包含着今天国际关系的全部。

东，东方，作为历史的、文化的概念时指亚洲，现实国际关系中又指社会主义国家。西，西方，一般指欧美，又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际关系中常常用东西方分别表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用南北方分别表示第三世界国家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北，大体上同于西。南，南方，即第三世界。

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林林总总。我们主要从第三世界发展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

一、南北关系与第三世界

我们不得不首先从令人沉闷的基本概念谈起。

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思想》杂志，出版于1993年7—10月的第294—295期，刊登《对“边缘”国家的另一种考察》，指出“第三世界”一词为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首创。索维在1952年8月14日《观察家》周刊发表《三个世界，一个地球》，用第三世界表述被压迫、被剥削的发展中国家，说“这个第三世界被忽略、遭剥削、受蔑视，如同从前的第三等级一样”。自那以后，这个概念在并不完全相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并且在历史的发展中有

所变化。

一种在西方长期流行的看法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组成第一世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第二世界，其他则划属第三世界。这种认识在美苏对峙的时代形成，成为两个霸权主义大国把世界广大地区作为争斗分肥筹码的外交政策的一种理论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出现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之类并广为传播，成为以第三世界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西方发展学的几乎所有代表性著作，研究第三世界的时候都把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这很容易使人们想起布热津斯基嘲笑共产党人时发明的一个用语“大简化”。不过率先对另一种“大简化”即西方对第三世界政策中的“大简化”倾向提出批评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一位西方发展学学者。这就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他在几部发展学著作中，都谈到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的“政治挂帅”，即以他们理解的或“资”或“社”作为唯一轴心，“不是根据需要，而是根据美国在冷战中的利益”来确定援助方向、项目和数量，其结果，是到处支持“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和“腐朽集团”。

有趣的是，在苏联解体、美苏对峙结束的时期，这种认识偏要以一种回光返照式的表演，来宣告自己的终结。一批在促进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过特殊作用的人物，由解散苏共的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社会党国家主席勃兰特等人领衔，合著一本《未来的社会主义》^②。

其中收有一篇西班牙作者的《历史的开始》。该文宣布，认为第三世界的不幸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剥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共产主义的灭亡不可改变；第三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被淘汰出来却还在负隅顽抗，以免被抛入星球的“垃圾堆”和“人类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这就是他的“历史的开始”。

西方的说法差不多，只是言词不及这些人尖酸刻薄。比如说，

随着东欧演变、苏联解体，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概念已经消亡，它与冷战同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某些事件，使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比如说索性“取消”这个“含糊不清的简明的表达方式”，“把‘第三世界’这个词抛弃掉”^③。1990年7月1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第三世界完了》：“第三世界这个术语原先反映的是全世界划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其余的全是第三世界。瞧，共产主义集团的破灭，使得这种地理政治算术已不复存在。”那位因为撰写《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美国官员弗朗西斯·福山，倒还承认有一个第三世界，不过已经判定，它“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了。

稍后我们将讨论第三世界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问题。但是，“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也罢，“垃圾堆”或者“派不上用场的残物”也罢，已经在驳斥所谓第三世界不复存在、已经消亡，不过是一个应当废弃不用的“历史名词”的说法了。美国里奇蒙德大学教授T.卢埃林1995年出版《依附与发展：第三世界导论》，也来考证一番“第三世界”一词的来龙去脉，尽管嘲笑“这一术语的坚强捍卫者”，说“第三世界”是一个“完全令人不愉快的术语”，倒也承认“它描述的状况，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却的确是根深蒂固的”。至于种种污辱性的语言，和美苏对峙时期把第三世界当做争斗分肥筹码的做法，不过反映着霸权家及其应声虫们的粗野蛮横、缺少教养而已。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4月10日发表《中美关系前景——天空有阴云》，引述美国兰德公司一位国际问题专家的话说：“美国正处在非常讲意识形态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政策转换。西方不仅过去，现在尤其把这些“残物”，或者一个被指为不复存在、已经消亡的世界，作为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敌人。这也就是一个冷战结束了，两个冷战开始了。

德国人说得很坦率：“东方崩溃以来，由于我们没有了敌手，